



## 人权理事会

### 第五十二届会议

2023年2月27日至3月31日

议程项目 10

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 利比亚问题独立实况调查团报告\*

### 概要

本报告是利比亚问题独立实况调查团的最后报告，是应人权理事会第 50/23 号决议请求编写的。成立该调查团的目的是以独立和公正的方式记录自 2016 年初以来利比亚各方涉嫌违反和践踏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调查团发现有合理理由相信，在利比亚全国，在剥夺自由的情况下，对利比亚人和移民犯下了危害人类罪。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团记录了许多案件并得出了调查结果，包括任意拘留、谋杀、酷刑、强奸、奴役、性奴役、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证实这些情况在利比亚普遍存在。

\* 本报告逾期提交，以反映最新信息。



## 一. 导言

1. 本报告是利比亚问题独立实况调查团的最后报告，该报告是应人权理事会第50/23号决议请求编写的。调查团根据理事会第43/39号决议设立，该决议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指定专家，以独立和公正的方式记录自2016年初以来利比亚各方涉嫌违反和践踏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行为。Mohammad Auajjar、Tracy Robinson 和 Chaloka Beyani 被任命为专家。调查团此前向理事会提交了关于 Tarhuna 局势的三份报告<sup>1</sup> 和一份会议室文件<sup>2</sup>。

2. 据称的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理所当然引起了人权理事会的注意。事实上，调查团发现有合理理由相信，自2016年以来，在利比亚各地，在剥夺自由的情况下，对利比亚人和移民犯下了危害人类罪。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团记录了许多案件并得出了调查结果，特别是任意拘留、谋杀、酷刑、强奸、奴役和强迫失踪的案件，证实它们在利比亚普遍存在。在评估有关移民待遇的证据时，调查团得出结论认为，有合理理由相信，对移民实施了性奴役，这是又一种基本的危害人类犯罪行为。该国仍有义务根据国际标准调查在其控制地区发生的据称侵犯人权和犯罪的行为。

3. 武装团体及其领导层被迅速、深入和持续吸纳加入国家附属结构和机构，包括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以及萨拉菲主义倾向的保守意识形态的传播，是调查团的重大关切。<sup>3</sup> 调查团发现，国家当局和附属实体，如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威慑机构、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国内安全局和稳定支持机构，以及它们的领导层，一再参与拘留中发生的侵犯和虐待行为。一些人因其实际或被认为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对国家和附属行为体的批评以及表达不同的政治、宗教和社会观点和规范，包括反对父权制和性别歧视而遭到拘留。此外，调查团认为，保守的萨拉菲主义倾向意识形态的存在加剧了公民空间的萎缩。

4. 调查团在上一个任务期间，加强了对国家、团体和个人参与调查团记录的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的事实证据和法律分析。在这方面，调查团发现，在利比亚打击非法移民局、利比亚海岸警卫队和稳定支持机构实际或名义上控制的拘留场所，对移民犯下了危害人类罪。这些实体受到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的技术、后勤和资金支持，特别是在拦截和遣返移民方面。

5. 调查团调查的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主要与民兵和其他国家附属团体通过诸如挪用公款等方式巩固权力和财富有关。毫无疑问，大规模削弱弱势非正常移民带来的巨额收入刺激了所记录的侵犯行为持续发生。

6. 调查团的任务接近尾声，而利比亚的人权状况正在恶化，平行的国家当局正在出现，维护法治和统一国家所需的立法、行政和安全部门改革远未实现。在这种向两极化发展的背景下，与据称的酷刑、任意拘留、贩运和性暴力行径有牵连的武装团体仍未受到追责。

7. 严重侵犯人权的做法和模式有增无减，鲜有证据表明正在采取有意义的步骤来扭转这一令人不安的趋势，并为受害者提供追诉渠道。调查团呼吁人权理事会

<sup>1</sup> [A/HRC/48/83](#)、[A/HRC/49/4](#) 和 [A/HRC/50/63](#)。

<sup>2</sup> [A/HRC/50/CRP.3](#)。

<sup>3</sup> 见 [S/2017/466](#)。

建立一个资源充足的独立国际调查机制。调查团还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建立一个独特和自主的机制，负责持续监测和报告利比亚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以支持利比亚的和解努力，并协助利比亚当局实现过渡期正义和追责。

## 二. 方法

### A. 调查的任务和范围

8. 人权理事会第 43/39 号决议概述的调查团的任务是宽泛和总括性的，涵盖利比亚所有地理区域以及任何行为体实施的各种类型和严重程度的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调查团将其任务解释为包括自 2016 年年初之前开始的持续性质的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如强迫失踪。它还将其任务解释为涵盖在利比亚领土，包括其领水上犯下的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以及在利比亚境外发起、但在其境内持续的行为。<sup>4</sup>

9. 调查团的调查遵循三个客观标准：(a) 侵犯行为的严重性、广泛性或系统性；(b) 对易受多种形式伤害的弱势群体的侵犯、虐待和犯罪；(c) 特别阻碍利比亚向法治和民主选举过渡的侵犯、虐待和犯罪。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3/39 号决议，调查团还调查了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以及侵犯和虐待妇女的行为。调查团特别关注已查明的侵犯和虐待行为的性别层面。

10. 人权理事会在设立该调查团时认识到在利比亚追究责任的必要性。<sup>5</sup> 调查团从广义上看待追责问题，并承认受害者有权了解真相、获得有效补救和保证不再发生，这是人权和过渡期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团还借鉴国际刑法，编制了一份据称应对记录在案的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负责的个人名单。该名单将作为调查团证据材料的一部分，交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 B. 工作方法和调查活动

11. 调查团自成立以来，进行了 400 多次访谈，主要是与证人和受害者进行访谈，收集了 2,800 多项信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报告、会议记录、立法、地图以及照片和视听材料形式的信息。

12. 调查和报告活动以调查团承诺保障与之互动的个人和团体的福祉和安全为指导，调查团的工作人员在所有活动中严格遵守“不伤害”原则。调查人员在安全的场所和安全的平台上安排访谈和信息传输，并在适当和可行的情况下将受害者转介到保护和援助方案。

13. 除非个人同意接受访谈，否则调查团不会开展访谈，调查团还寻求信息来源方的知情同意，以便在其报告中与外部利益攸关方分享他们提供的信息。本报告中受害者和证人的身份是在他们知情并经二度同意后披露的。

<sup>4</sup> 这是以前的实况调查团采用的一种方法(例如，见 [A/HRC/25/CRP.1](#)，第 20 段和脚注 8)。

<sup>5</sup> 例如，在第 43/39 号决议中，人权理事会促请各方领导宣布，其战斗人员侵犯和践踏人权或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不会受到容忍，此类行为的责任人将被解除职务并追究责任(第 33 段)；呼吁民族团结政府加强努力，追究违反或践踏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责任人的责任(第 37 段)；并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确保追究责任(第 39 和 40 段)。

14. 调查团执行了 13 次任务，其中三次是在上次任务期限延长期间。调查团六次前往的黎波里<sup>6</sup>，一次前往班加西。<sup>7</sup> 最后一次任务是 2022 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21 日对的黎波里进行的一次漫长的调查访问。调查人员还去了意大利、卢旺达、马耳他和荷兰<sup>8</sup> 以及其他国家。

### C. 证明标准

15. 与大多数其他联合国实况调查团和调查委员会一致，调查团在对模式、事件和案件作出事实和法律认定时，适用了“有合理理由相信”的证据标准。当获得可靠的一手资料，并得到至少一个其他独立来源的证实，可以使一个理性和通常谨慎的人相信这些模式、事件和案件已经发生时，就认为达到了标准。至少依靠一个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来源和另一个独立可信的资料来源来核实本报告所载的具体事件和案件。

16. 调查团发现，涉及酷刑、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强迫失踪、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侵犯行为以及这些侵犯行为发生的条件符合证据标准，其中详细、可靠和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来源得到证据的证实，确定了所调查地区类似事件的模式。

17. 调查团根据若干第一手证据查明了模式，这些模式与收集到的全部证据一致并得到其证实。调查团从犯罪嫌疑人、时间段、地点、受害者概况、作案手法和动机中发现了模式。

18. 与刑事证据标准不同，合理理由基础并不要求调查团在排除所有其他合理推论的情况下形成调查结果。考虑到与记录在案的侵犯和虐待行为相关的污名、其工作的公开性和无罪推定，调查团在编制涉嫌责任人的名单时采用了更高的概率平衡的证据标准。

### D. 挑战和与利比亚当局的合作

19. 调查团尽最大努力充分履行其任务，但面临大量资源、准入和安全方面的挑战，无意中妨碍了其工作的范围和连续性。这些挑战从决定建立和派遣调查团之时就开始了，并一直持续到调查团任务结束。

20. 人权理事会在 2020 年 6 月 22 日第 43/39 号决议中，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设立并派遣利比亚实况调查团，但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联合国预算流动性危机和暂停征聘推迟了调查团秘书处的组建和调查的开始。秘书处于 2021 年 6 月开始全面运作。虽然打算为秘书处征聘 18 名工作人员，但秘书处长期由不到 10 名工作人员组成，在调查的关键阶段长期缺乏调查员。

21. 由于联合国在利比亚的住宿资源有限以及安全方面存在挑战，调查团试图将其调查小组设在利比亚的努力证实不可行，<sup>9</sup> 而且进入利比亚领土取决于利比亚

<sup>6</sup> 2021 年 7 月、2021 年 8 月、2022 年 5 月、2022 年 10-11 月、2022 年 11 月和 2023 年 1 月。

<sup>7</sup> 2022 年 3 月。

<sup>8</sup> 分别在 2021 年 7 月、2022 年 4 月、2022 年 3 月和 2022 年 12 月。

<sup>9</sup> 秘书处工作人员驻在突尼斯。

多个当权方的合作。虽然与利比亚当局的合作有所改善，但调查团仍努力争取必要的许可，以便不受阻碍地、毫不拖延地进入利比亚领土的所有地方。<sup>10</sup>

22. 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没有同意调查团访问其控制下的利比亚南部地区(法赞)的请求。2022年5月，民族统一政府拒绝了调查团关于离开黎波里进入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控制下的利比亚南部地区的请求，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也不允许调查团进入塞卜哈。两个当权方拒绝的理由都是安全方面的关切。2022年10月，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撤回了调查团在长久拖延后获准进入塞卜哈的授权。调查团向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发出了一封正式信函，抗议撤销授权，但从未收到回复。

23. 调查团向民族统一政府总统委员会、内政部、司法部、社会事务部和公共卫生部提出了若干请求，要求访问监狱和被剥夺自由者的关押场所。调查团没有收到对其请求的正式答复。

24. 尽管人权理事会呼吁利比亚当局允许调查团成员在提出请求的情况下，可与所希望会见或交谈的任何人自由和私密地会面 and 交谈，但围绕证人和民间社会的恐惧气氛经常阻碍调查团的参与。在有些情况下，一些团体和个人因为害怕报复，拒绝在特定地点会见调查团，或者根本不予会见。

### 三. 违反和践踏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行为的主要调查结果

#### A. 敌对行动和武装冲突的开展

##### 穆尔祖克

25. 调查团调查了2019年2月、3月和8月在穆尔祖克及其周边地区据称犯下的侵犯行为，当时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的一次军事行动得到了附属武装团体的支持，遭到了据称受到民族团结政府支持的地方武装部队的抵抗。该行动宣称的目标是恢复稳定，清除利比亚南部据称的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行动发起时，是Tebu人在控制穆尔祖克市政府，利比亚南部 al-Ahali 和 Tebu 族群之间的形势自2011年以来一直紧张。

26. 调查团发现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在军事行动和随后的暴力期间，犯下了相当于侵犯人权的行为，可能构成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战争罪。这其中包括杀戮、亵渎尸体、强迫失踪、掠夺和毁坏民用物品。

27. 2019年2月1日，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和附属武装团体，包括 Tariq Bin Ziyad 旅和第128营，以及 Awlad Sulayman 和 Zway 族群的成员，从塞卜哈向穆尔祖克行进。在20多天的时间里，Tebu人领导的2019年2月成立的南方保护部队抗击了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及其附属团体在 Ghudwa 市的行进。在2月21日第一次试图进入穆尔祖克市失败后，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于2019年2月23日建立了对穆尔祖克的控制，据报局势暂时稳定。

28. 调查团获得的证据确定，有合理理由认为，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及其附属团体在2019年2月杀害了 Tebu 族群的成员，战斗造成人员流离失所。然而，调

<sup>10</sup> 见人权理事会第43/39号和第50/23号决议。

查团无法核实确切的伤亡人数和死亡情况。日期为 2019 年 3 月 18 日的视频画面显示，在穆尔祖克市以北约 6 公里的一条主路上有据称是 Tebu 族群成员的 8 具尸体，其中两人戴着手铐。调查团还发现，当地警察的一名成员——穆尔祖克的安全主任，是法外处决的受害者。

29. 调查团发现，在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及其附属团体进入穆尔祖克的最初几天，Tebu 人的家园和财产，包括数百辆汽车，遭到破坏和抢劫。此外，调查团确定，至少有 10 名 Tebu 族群的成员在 2 月或其前后失踪。

30. 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于 2019 年 3 月向黎波里移动，并在那里加入了夺取该国首都的军事行动，首都当时由民族团结政府控制。在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撤离后，Tebu 族群的成员逐渐返回穆尔祖克。

31. 调查团发现有合理理由认为，2019 年 3 月 8 日，al-Ahali 族群两名年龄分别为 5 岁和 14 岁的儿童在穆尔祖克的一户人家中，在亲属在场的情况下，头部中枪身亡。证据显示，Tebu 人杀害了这些孩子，原因是孩子们的父亲在为利比亚武装部队作战。

32. 2019 年 8 月，al-Ahali 和 Tebu 族群之间的战斗加剧。报告显示，穆尔祖克有 90 多名平民被杀，200 人受伤。存在大规模的破坏行为，al-Daman 居民区据报告约有 60 套公寓遭到烧毁和抢劫。目击者讲述了穆尔祖克成为鬼城的过程。截至 8 月 20 日，共有 1,890 个来自穆尔祖克的家庭流离失所。

33. 调查团发现有合理理由相信，2019 年 8 月 1 日，一名 Tebu 出租车司机被发现死在一辆被烧毁的汽车中。他被绑着，身体的大部分被烧焦。焚烧尸体被描述为“Tebu 传统中对死者及其家人的最严重侮辱”。调查团还收集了 2019 年 8 月初另一起类似事件的证据，一名 Tebu 男子被发现在车中被烧死，双手被绑。

34. 在此期间，al-Ahali 成员也遭到杀害、失踪和绑架。调查团收到了 21 起据称失踪和绑架案件的报告，大部分发生在 8 月。其中包括至少两名 70 多岁的 al-Ahali 男子的案件，据称他们被南方保护部队绑架并失踪。调查团还发现有合理理由相信，8 月 7 日，al-Ahali 族群的一名平民在一个检查站在其车中遭到枪杀，当时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在场。据目击者称，遇害者 13 岁的儿子跳上父亲的尸体，接过方向盘，开车将家人带到安全的地方。调查团发现有合理理由认为，父亲的生命权受到了侵犯，他可能可以视为战争罪的谋杀受害者。

### 的黎波里的武装冲突

35. 2022 年 8 月 27 日或前后，的黎波里爆发武装冲突，平民聚集区也未幸免。Fathi Ali Bashagha 重申他打算进入的黎波里，并呼吁 Abdul Hamid Dbeibha 和平移交权力。民族统一政府宣布的黎波里进入紧急状态，并动员了武装部队。

36. 武装团体在战斗中使用中型至重型武器，其中一些战斗发生在平民医院附近。据报告，医疗设施在冲突中遭到破坏，一名证人告诉调查团，医务人员无法安全接触需要医疗护理的平民。调查团还收到了至少一处文化遗址受损的报告。这种行为给平民和医务人员的生命以及平民生存不可或缺设施带来风险，可能构成对生命权的侵犯。

## 雇佣军和地雷

37. 调查团调查了据称由来自乍得、俄罗斯联邦、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其他国家的雇佣军和外国战斗人员实施的侵犯行为。调查团收集的证据使其能够就 Wagner 集团特工据称在 2019 年和 2020 年武装冲突期间在黎波里南部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做出调查结果。证据显示，2020 年 5 月至 7 月期间，在黎波里南部明显是平民的地区，未爆的俄制弹药以及常用的 Wagner 地雷和其他军用爆炸物的污染比最初计算的要严重。调查团还证实，有人在家中，如沙发和浴室装置内以及其他平民区放置军用爆炸物，导致平民伤亡。调查强化了调查团之前的调查结果，即 Wagner 集团人员可能违反了国际法的相称性原则和尽量减少地雷和其他爆炸物滥杀滥伤作用的义务。Wagner 集团人员和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不清除弹药，也可能侵犯了生命权。此外，Wagner 集团特工在利比亚使用雇佣军可能构成 1977 年《非洲统一组织消除非洲雇佣军制度公约》规定的雇佣军活动罪，而利比亚是该公约的缔约国。

38. 调查团采访了一名受害者，他的家人在 Wagner 部队进入他们位于的黎波里南部的家中后被非法逮捕和拘留。在附近多个地点被关押了大约 24 小时，受尽各种形式的身心虐待后，受害者的三名家庭成员被 Wagner 战斗人员使用枪火即决处决，一名兄弟致残。受害者假装被枪杀。调查团发现有合理理由认为，参与此案的 Wagner 战斗人员犯下了战争罪中的谋杀、酷刑和残忍待遇等多项罪名。

## 对的黎波里军事学院的空袭

39. 调查团继续调查对的黎波里 Hadabah 军事学院的空袭。<sup>11</sup> 调查团发现有合理理由认为，学院的学生没有直接参与敌对行动，他们受到保护免遭袭击，对学院的袭击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法，构成了战争罪。有必要进行进一步调查，以查明对这次袭击负责的人。

## B. 移民<sup>12</sup>

40. 在上一次任务期限延长期间，利比亚境内有来自超过 41 个国家的 67 万多名移民，自 2021 年以来，利比亚境内的移民人数一直在增加。<sup>13</sup> 利比亚是许多人前往欧洲的出发点和中转国。所有接受访谈的移民都对遭受暴力的整个可怕过程有着相似的描述。这个过程始于移民进入利比亚之时，往往有走私者的参与，并导致移民被抓、再次被抓和一再在不经司法审查的情况下，被转移到官方或非官方的拘留场所。在调查团记录的所有案件中，对移民的种族歧视始终是一股暗流。

41. 调查团在调查过程中约谈了 100 多名移民，包括据称贩运以及与走私和贩运有关的为赎金剥夺自由的案件。调查团根据这一证据确定，有合理理由认为利比亚各地的移民是危害人类罪的受害者，在对他们的任意拘留中犯下了谋杀、强迫失踪、酷刑、奴役、性暴力、强奸和其他不人道行为。<sup>14</sup> 调查团还对收集到的所有证据

<sup>11</sup> 关于所用武器的详情，见 S/2021/229。

<sup>12</sup> “移民”一词包括难民、寻求庇护者和移民。

<sup>13</sup> 见国际移民组织，“国际移民组织第 43 轮利比亚移民报告，2022 年 7 月至 8 月”（2022 年）。

<sup>14</sup> 见 A/HRC/50/63。



进行了全面评估，并发现有合理理由认为，在调查团开展任务期间，在 Bani Walid 和 Sabratah 的贩运中心发生了调查团以前没有报告过的性奴役这一危害人类罪。

42. 调查团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调查的案件证实，有合理理由认为，在 Tariq al-Matar、Abu Salim、Ayn Zarah、Abu Isa、Gharyan、Tariq al-Sikka、Mabani、Salah al-Din 和 Zawiyah 的打击非法移民局拘留中心，以及在 al-Shwarif、Bani Walid、Sabratah、Zuwarah 和 Sabha 的非官方拘留场所犯下了危害人类罪。调查团发现，稳定支持机构通过与 Zawiyah 的利比亚海岸警卫队合作以及控制 Abu Salim 和 Ayn Zarah 的拘留中心，在危害人类罪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43. 打击非法移民局是利比亚内政部负责利比亚各地移民拘留中心的官方实体。2022 年 1 月，民族统一政府部长委员会任命 al-Khoja 民兵和 Tariq al-Sikka 拘留中心负责人 Mohamed al-Khoja 为打击非法移民局局长。总统委员会于 2021 年 1 月设立了稳定支持机构。它由多个武装团体的联盟组成，由民兵领导人 Abdel Ghani al-Kikli (又名“Ghneiwa”) 领导。

44. 调查团记录的犯罪行为具有持续性、系统性和广泛性，这强烈表明打击非法移民局各级人员和官员都有牵连。此外，调查团发现有合理理由认为，利比亚海岸警卫队、稳定支持机构和打击非法移民局的高级工作人员在拦截和剥夺移民自由的事件中，与贩运者和走私者勾结，据称这些人与民兵团体有联系<sup>15</sup>。调查团还发现有合理理由认为，警卫索要并收取释放移民的费用。贩运、奴役、强迫劳动、监禁、勒索和走私为个人、团体和国家机构创造了大量收入。

45. 调查团还收集了利比亚海岸警卫队与 Zawiyah 的 al-Nasr 拘留中心负责人之间相互勾结的证据。Abd al-Rahman al-Milad, 又名“Bija”，是利比亚海岸警卫队在 Zawiyah 的区域分队负责人，因参与贩运和走私被列入安全理事会制裁名单。<sup>16</sup>

46. 包括打击非法移民局、利比亚海岸警卫队和稳定支持机构在内的利比亚当局以及第三国多年来一直因对移民持续、广泛和系统性的袭击，包括发生在海上、拘留中心、贩运和走私路线沿线以及贩运中心的侵犯行为受到警告。<sup>17</sup> 尽管如此，根据利比亚与第三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利比亚当局继续执行拦截和遣返移民到利比亚的政策，使移民在利比亚再次受到虐待。根据收到的大量证据和报告，调查团有理由相信，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直接或间接向利比亚海岸警卫队和打击非法移民局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以及船只等设备，用于拦截和拘留移民。

47. 逃脱囚禁并试图抵达欧洲的受访者最终试图穿越地中海。用一名曾被关押在 Maya、Ayn Zarah 和 Gharyan 拘留中心的移民的话来说，“我们担心的不是死在水里，而是回到监狱，在那里我们会受到看守的压迫和酷刑”。利比亚和欧洲国家实行移民管制必须符合其国际法义务，特别是不驱回原则，并符合《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

<sup>15</sup> S/2018/812 和 S/2018/812/Corr.1。

<sup>16</sup> 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综合名单和安全理事会第 1970 (2011)号决议。

<sup>17</sup> 见 A/HRC/48/83、A/HRC/49/4 和 A/HRC/50/63。



## 酷刑

48. 有大量证据表明，在打击非法移民局名义或实际控制的拘留中心，包括 Tariq al-Matar、Tariq al-Sikka、Abu Isa 和 Gharyan，移民系统性地受到酷刑待遇。调查团还在 Bani Walid 和 Sabratha 的贩运中心发现了酷刑的证据。对移民的虐待令人发指，造成了长期的身心创伤。

49. 有人向调查团报告说，移民中有自杀现象，这可能是遭受酷刑的迹象。在一起记录在案的事件中，一名据称遭受酷刑并患有严重头痛的男孩在 Ayn Zarah 上吊自杀。他的尸体被挂在其他移民面前至少一天半，然后才被取下。一名目击者说，警卫命令他们不许拍照。

## 强奸

50. 调查团与许多强奸幸存者和目击者进行了交谈。在此基础上，调查团发现有合理理由认为，在 Mabani、al-Shwarif、Zuwarah、Sabratha、Sabha 和 Bani Walid 的拘留场所发生了构成危害人类罪的强奸罪。移民经常被强奸，据一名男性目击者描述，“在夜间，[Bani Walid 的]警卫拿着手电筒在黑暗中走近女士们，随便挑一个并强奸她。他们命令我们睡觉并用床垫盖住自己，然后将女子带走”。怀孕是常见的强奸后果，移民报告说曾目睹妇女在没有专业医疗支持的情况下在拘留中分娩。

51. 移民幸存者在获得安全和充分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及援助方案方面面临不可逾越的挑战，这些服务和援助方案本可以为她们提供保护，并应对所造成的伤害以及随之而来的怀孕和生产。由于移民的非正规入境和居住在利比亚被定为犯罪，如果移民幸存者联络利比亚当局和医疗设施，则将面临被起诉和惩罚的风险。

## 奴役，包括性奴役

52. 有合理理由认为，移民在打击非法移民局位于 Abu Salim、Zawiyah 和 Mabani 的拘留中心以及 al-Shwarif、Bani Walid、Sabratha、Zuwarah 和 Sabha 的拘留场所受到奴役。调查团认为，奴役，包括性奴役，是在例如存在所有权因素或存在类似强行剥夺自由的行为时发生的。调查团发现，在 Sabratha 和 Bani Walid 存在性奴役。

## 其他不人道的行为，包括挨饿

53. 移民在打击非法移民局的中心或被贩运者关押在不人道的条件下，并受到严重虐待。绝大多数移民证实，缺乏床垫和睡眠设施、过度拥挤、厕所严重短缺、虱子等爬行昆虫持续存在、食物和水的数量和质量均不足，以及缺乏医疗保健。与调查团交谈的移民讲述了移民在拘留场所如何经常挨饿。

## C. 强迫失踪

54. 强迫失踪是特别严重的违反国际人权法的行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强迫失踪将直接受害者置于法律保护之外，并使受害者的家庭成员遭受痛苦。调查团调查的案件证实，在利比亚，强迫失踪经常与任意拘留一起发生。

55. 调查团发现，在其任务的时间范围内，有人在利比亚遭到由 Abdul Hamid Dbeibah 领导的民族统一政府和由 Khalifa Haftar 领导的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造成的，或通过其附属武装团体造成的强迫失踪。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团在上一个任务期间记录了在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控制的 Gernada 监狱中三名男子被绑架、强迫失踪和任意拘留的情况。调查团发现有合理理由认为，他们是监禁、强迫失踪和其他不人道行为的受害者，原因是行使表达自由，这些行为构成危害人类罪。这些案件强化了调查团先前的调查结果，即在 Gernada 监狱犯下了危害人类罪，“以压制表达、思想和结社自由，目的是使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派、记者、活动人士和实际或被认为是[利比亚国民军]批评者的人噤声”。<sup>18</sup>

56. 其中两起案件涉及 Ahmed Mustafa 和 Ali Omar，后者又称为 Ali Alaspli，他们都是利比亚东部的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领导人的网上批评者。2016 年 3 月，这些人在相关场合被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的武装成员在胁迫情况下带走。他们在当时的利比亚国民军指挥官 Ahmad al-Ghourour 的家中被关押了三个晚上，然后被带到 Gernada 监狱，并被单独监禁在一个秘密的侧翼，据报告，该侧翼由支持萨拉菲主义意识形态的人看守。受害者遭到殴打，没有足够的食物或基本设施。大约三个月后，家属才被告知被拘留者的下落。这些人在被拘留四个月后被释放。

57. 调查团还记录了因原籍和家庭关系而遭到强迫失踪的人。在调查团调查的一起事件中，武装人员在黎波里一家咖啡馆搜查来自利比亚东部的人员时，绑架了大约 6 名男子。调查团发现，至少有一名来自利比亚东部的受害者被带到 Mitiga 机场，他在那里被讯问关于住在黎波里的其他利比亚东部人的情况，并在超过两天的时间里遭受了酷刑。受害者被戴上镣铐，以所谓“平衡”的姿势被倒挂，有人用打火机烧他的头发，用钳子击打和挤压他的生殖器官。受害者随后被转移到 Mitiga 机场大楼内的一所监狱，在那里继续遭受残忍和不人道的待遇。受害者被单独监禁至 2017 年。他在咖啡馆被绑架一年零十个月后才获许给家人打电话。他的父亲曾查询过他的下落，并对他的失踪提出过申诉，但却在儿子与家人取得联系前去世了。有合理理由认为，受害者遭受了近两年的强迫失踪和七年的任意拘留，这构成了危害人类罪。受害者于 2022 年从 Mitiga 监狱获释。

58. Mitiga 机场大楼，包括其中的拘留场所，仍在 Radaa 的控制之下。Radaa 是一个武装团体，根据民族团结政府总统委员会 2018 年的决定，被正式纳入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威慑机构。<sup>19</sup> 经民族团结政府 2020 年决定，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威慑机构进行了重组。<sup>20</sup>

59. 2022 年，调查团报告了在塔尔胡纳发生的几起强迫失踪危害人类罪事件。<sup>21</sup> 在 Zahra Maatouq 一案中，调查团对塔尔胡纳的危害人类罪作出了新的法律裁定。Maatouq 女士于 2019 年 12 月被传唤到塔尔胡纳警察局，以提供其丈夫的身份证明。她丈夫于数日前被人从家中带走。据目击者称，Maatouq 女士在警察局见到了丈夫，但从她与家人的最后一次通信来看，她似乎受到了惊吓。2020

<sup>18</sup> A/HRC/50/63，第 40 段。

<sup>19</sup> 民族团结政府，总统委员会第 555 (2018) 号决定。

<sup>20</sup> 民族团结政府，总统委员会第 578 (2020) 号决定。

<sup>21</sup> 见 A/HRC/50/CRP.3 和 A/HRC/48/83。

年，Maatouq 女士的尸体从一个万人坑中被挖掘出来。已经确定她死于头部、躯干和骨盆的枪伤。调查团发现有合理理由认为，Maatouq 女士是作为危害人类罪的强迫失踪和作为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谋杀罪行的受害者。

#### D. 剥夺自由情况下的侵犯行为

60. 在全国各地的拘留中心，利比亚人和其他非移民普遍被剥夺自由，这是调查团所有报告的一项固定内容。调查团自成立以来，对利比亚全境超过 41 个拘留场所当前和从前的被拘留者、其亲属、内部证人和其他个人进行了超过 134 次访谈。调查团还获得了大量关于这些拘留中心，包括“秘密监狱”违反国际法行为的佐证和其他证据。政府估计被拘留者总数为 18,523 人，但调查团收集的证据表明，被任意拘留者的真实人数可能要高得多。

61. 在其最后一个任务期，调查团证实了其先前的调查结果，即有合理理由认为，自 2016 年以来，在利比亚西部、东部和南部的若干拘留场所发生了谋杀、酷刑、监禁、强奸、强迫失踪和其他不人道行为等危害人类罪。调查团记录了在 Radaa 控制的黎波里 Mitiga 拘留中心、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管理的 al-Kwaifiya 和 Gernada 监狱以及稳定支持机构控制的拘留中心里普遍存在的潜在危害人类罪行为。

62. 与拘留有关的侵犯和虐待行为的受害者来自利比亚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儿童、成年男女、人权维护者、政治参与者、民间社会代表、军队或安全部队成员、法律专业人员以及被认为或实际上具有不同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人。调查团采访的几乎所有受害者和证人都未曾与对他们不利的证据对峙过，并在没有起诉的情况下遭到关押。正如调查团以前的报告所详述的那样，利比亚所有拘留中心的拘留条件一直十分糟糕，被拘留者经常遭受酷刑和单独监禁。被拘留者还被剥夺获得充足水、食物、厕所、卫生设施、光线、锻炼、医疗保健、法律咨询和与家人沟通的权利。

63. 被拘留者一直遭受系统性的酷刑，特别是在 Mitiga 机场建筑内的拘留中心。据一名在那里被关押了三年多的被拘留者称，被拘留者被“关在一个类似精神病院病房的房间里，被殴打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鲜血满地”。受害者从未被起诉犯罪，也没有就对他实行的任意拘留展开调查。

64. 调查团调查了对 Abdul Hakim al-Mashri 的任意拘留，他自 2016 年 10 月 16 日被非法绑架后，被任意拘留在 Mitiga 拘留中心，只有含糊的指称称他与 Da'esh 组织有关联。对苏尔特人的这种指控很常见，而受害者从未能与这一指称的支持性证据对簿公堂。一名证人解释说，他的家人排队等了 14 个多小时才与受害者说上话。

65. 在另一起类似的案件中，利比亚军队的一名上校 Osama Muhammad Salih al-Ghafir 于 2016 年 12 月 7 日在 Sidrah 附近被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逮捕和拘留。他被捕时作为囚犯出现在利比亚 Alhadath 电视频道上。一名家庭成员会见了一名目击者，目击者告诉他，2017 年初，他在班加西附近的 Sidi Faraj 地区由 Tariq Bin Ziyad 旅运作的一所监狱里见过 al-Ghafir 上校。后者被剥光衣服，在户外雨中遭受酷刑，然后被一辆汽车拖走。al-Ghafir 上校的下落仍未得到证实。

66. 调查团收集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关押在 Mitiga 和 Judaydah 监狱的被拘留者家属被迫从据称由 Osama Njeim 上校拥有的 Judaydah 监狱的一家私人商店为其被拘留的亲属购买所有物品。Njeim 上校是 Mitiga 拘留中心一个官方部门的负责人，也是 Radaa 的成员。自当时的司法部长 Mohammed Lamlum 发布指示以来，Njeim 一直担任司法警察行动和安全部的负责人。有合理理由认为，Mitiga 机场建筑内的拘留中心挪用了政府公共资金，非法财务收益刺激了任意拘留，将其作为压迫和镇压的工具。

## E. 侵犯集会、结社、表达和信仰权利

67. 调查团继续调查利比亚境内侵犯表达、集会、结社和信仰权利的行为。调查团的调查强调，利比亚当局，特别是国内安全局，正在限制集会、结社、表达和信仰的权利，以确保服从，巩固自私自利的价值观和规范，并惩罚对当局及其领导人提出批评的行为。国内安全局是利比亚国家的一个民事机构，拥有全国管辖权，总部设在黎波里的 Tariq al-Sikka。调查团了解到，国内安全局分支机构受利比亚东部和西部当局影响，具体视所在位置而定。

68. 调查团发现，一些人在表达了对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性和性别多样性、土著群体权利和宗教的看法后，遭到酷刑、强奸、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对人权维护者、妇女权利活动人士、记者和民间社会团体等的袭击造成了一种恐惧气氛，迫使人们进行自我审查、躲藏或流亡，而这时正有必要创造有利于自由和公平选举的气氛。

69. Jaber Zain 的案件是使用实际措施和法律进行压迫的缩影。他是一名苏丹男子，6 岁时移民到利比亚，由于他发表的关于种族主义、宗教自由和妇女权利的帖子和公开演讲，在网上积累了大量关注者。Zain 先生于 2016 年 9 月 25 日在黎波里被来自黎波里的内政部第二特别支援部队的武装成员绑架后，遭受了 20 个月的强迫失踪和两年多的任意拘留。在被拘留期间，Zain 先生因其著作、对宗教的看法、与国际组织和大使馆的关系以及对妇女的立场受到审讯。他还被指控不是穆斯林和腐蚀利比亚社会。Zain 先生遭到了性侵犯，被使用棍棒、煤气管、拳头和膝盖进行殴打，审讯者威胁要强奸他的姐妹。其中有一次，审讯者试图用一颗 12 厘米长的子弹强奸他。2018 年 5 月，Zain 先生被带见法官，并被指控“冒犯国家宗教”、“试图摧毁保守的利比亚社会”和“犯有不道德行为”。Zain 先生否认了这些指控，于 2018 年 11 月被驱逐出境。调查团发现有合理理由认为，Zain 先生的结社、集会、表达和信仰自由权受到了侵犯，他是任意拘留、强迫失踪、酷刑和任意驱逐的受害者。

### 对 Tanweer 运动及其成员的镇压

70. 2022 年，国内安全局在其 Facebook 网页和网站上发布了多名男子的“忏悔”视频，视频中的男子似乎是在胁迫下，宣称他们和其他人是 Tanweer 运动的成员、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女权主义者和异教徒。<sup>22</sup> 2022 年 12 月，其中四人被黎波里一家国内法院判处三年“苦役”监禁和罚款。调查团感到关切的

<sup>22</sup> A/HRC/50/63，第 65 段。

是，所依据的证据是在没有律师在场的胁迫情况下提取的。调查团还感到关切的是，所依据的法律规定不符合合法性原则和国际人权法。

### 不符合基本自由的立法

71. 表明个人信仰的权利以及表达、结社和集会自由可能视必要性、正当性和相称性而受到限制。利比亚立法中使用的一些模糊术语不符合表达自由权，后者要求法律必须足够精确，使个人能够规范自己的行为。<sup>23</sup> 例如，利比亚《刑法》规定，对任何旨在推翻国家政治、社会或经济秩序的观点或原则处以死刑，<sup>24</sup> 并禁止亵渎。<sup>25</sup> 同样，《电信法》规定，发布“损害阿拉伯利比亚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或文化遗产”的信息和数据将受到惩罚。<sup>26</sup>

72. 调查团对 2022 年 10 月生效的《反网络犯罪法》感到震惊，该法可能进一步挤压本已受到限制和严密监控的网上公民空间。该法赋予利比亚当局广泛的酌处权，可以基于“公共秩序和道德”的理由限制网上的表达、意见和信仰自由，并将其定为犯罪。<sup>27</sup>

73. 民间社会组织也受到总统委员会 2019 年第 286 号决定的直接影响，该决定对民间社会组织实施了严格的报告程序，并限制了在利比亚的结社活动。<sup>28</sup>

## F. 妇女

74. 妇女在利比亚受到系统性的歧视，自调查团成立以来，妇女的状况明显恶化。利比亚的军事化、权力不断增强的武装团体激增以及国家机构的削弱加剧了这种情况。

75. 令人震惊的是，调查团收到的资料表明，在武器泛滥、施虐者施以痛苦、COVID-19 大流行和安全部门实施的行动限制的背景下，家庭暴力也在增加。2022 年 7 月，一连串“与荣誉有关”的杀戮女性事件震惊全国，被称为“血腥的一周”。仅在宰牲节前后，至少有 6 名妇女被她们的丈夫、父亲、兄弟或未婚夫杀害。公众对这些杀戮的强烈抗议导致有人遭到逮捕；然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实施者几乎没有受到起诉或被判处与罪行严重程度相称的刑罚。

76. 利比亚没有全面的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法律。利比亚也没有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325 (2000) 号决议的国家行动计划。联合国与利比亚在妇女问题上的合作遭受了挫折。2021 年 10 月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联合国妇女署)与妇女事务国务部长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因其中载有 1979 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标准引述，引发了轩然大波，并对妇女事务国务部长展开了调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决定于 2022 年 9 月被取消。

<sup>23</sup> 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4 号一般性意见(2011 年)。

<sup>24</sup> 利比亚，《刑法》(1953 年)，第 207 条。

<sup>25</sup> 同上，第 291 条。

<sup>26</sup> 利比亚，《第 22 号电信法》(2010 年)，第 35 条。

<sup>27</sup> 利比亚，《第 5 号打击网络犯罪法》(2022 年)，第 4 条。

<sup>28</sup> 民族团结政府，总统委员会第 286 (2019) 号决定。

77. 妇女事务国务部长是鲜有的担任高级公职的妇女之一，对她的诽谤应受到谴责，并阻碍了妇女的政治参与。对妇女事务国务部长的攻击不是孤立事件。调查团在网上看到了针对外交部长和司法部长的类似尖刻评论，这两位部长都是女性。

78. 调查团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与非利比亚人结婚的利比亚妇女受到歧视性待遇。利比亚妇女应在与男子平等的基础上拥有将国籍传给子女的权利。如果她们与非利比亚男子结婚，还应允许她们保留自己的国民身份号码和竞选政治职务的权利。利比亚妇女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违反了国际人权法。

79. 调查团跟进了地方当局对近四年前 **Siham Sergiwa** 强迫失踪案和 2020 年 **Hanan Barassi** 法外处决案的回应。调查团有合理理由认为，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领导人未能采取合理措施，将这些案件提交主管当局进行有效、真实和独立的调查和起诉。

80. **Sergiwa** 女士在案发当天下午，在班加西戒备森严的 **Bu Hadimah** 区的家中被 25 至 30 名蒙面穿制服的武装人员绑架。她在被绑架的前一天接受了采访，在采访中她反对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对的黎波里发起袭击。班加西实际上被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及其指挥官 **Khalifa Haftar** 严密控制。这次行动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表明，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最高领导层早已知晓或应当已经知晓对 **Sergiwa** 女士的绑架和她的命运。

81. **Barassi** 女士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班加西市中心被两名蒙面武装人员枪杀。她在被杀的前一天向她的 7 万名关注者宣布，她将公布有关 **Khalifa Haftar** 之子 **Saddam Haftar** 的资料。虽然 **Omar Mraja al-Megerhi** 是 **Tariq Bin Ziyad** 旅的正式领导人，但证据显示该团体由 **Saddam Haftar** 控制。

## G.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82. 在利比亚，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受害者得不到保护或伸张正义。在利比亚，妇女、被拘留者、移民以及不同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者特别容易遭受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原因是父权规范和性别不平等普遍存在、缺乏保障安全报告性暴力事件和援助受害者的体制安排，以及法律资源无效或不存在。

83. 调查团最近的调查强调，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继续被利比亚国家行为体和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广泛用于逼供、惩罚、压制、恐吓和压制记者、活动人士、被拘留者、移民和妇女，包括基于个人实际或被认为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sup>29</sup> 国内安全局和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威慑机构是国家的正式组成部分，也卷入了这种暴力。<sup>30</sup> 保守的萨拉菲倾向意识形态被用来为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辩护和提供动机。

84. 在调查团记录的一个典型案例中，两名被认为是同性恋的利比亚年轻男子被全副武装的男子扣留并遭胁迫解锁和被查看其手机。这两个年轻人被带到 **Mitiga** 机场大楼并交给 **Radaa**。在那里，一名身着传统服装的大胡子男子——被描述为首长——对两名受害者进行了严刑拷打，并对他们出言辱骂，诋毁他们的性取

<sup>29</sup> 第三. B. 节讨论了针对移民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sup>30</sup> 大赦国际，“利比亚：国内安全局加紧镇压表达自由”，2022 年 3 月 23 日。



向。其中一名受害者当天被释放，而另一名被关押了四天。被拘留的男子告诉调查团，他后来在枪口下被命令脱光下身，并被看守强奸。受害者在拘留期间被要求提供关于其他男同性恋的信息。两名幸存者随后逃离了利比亚。

85. 利比亚立法为利比亚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开脱，并造成双重伤害。例如，利比亚没有依照国际法和国际标准将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侵犯定为犯罪。<sup>31</sup> 利比亚《刑法典》中关于“通过武力、威胁或欺骗与他人性交”的条款被解释为男性生殖器官插入阴道或肛门，而且不考虑胁迫情况，也不涵盖婚内强奸。<sup>32</sup> 成年人之间自愿同意的性关系，如果是同性之间或婚外性关系，都要受到惩罚。此外，法律规定，如果罪犯与受害者结婚并与之保持婚姻关系三年，则可免责。<sup>33</sup>

86. 几乎所有受访的幸存者都因害怕报复、逮捕或勒索而没有提出申诉。一名利比亚女记者报告说，她在被拘留期间多次遭到强奸和酷刑，她的案件凸显了性暴力幸存者遇到的困难。受害者被威胁说，如果以被强奸为由寻求申诉，Radaa 将以卖淫罪逮捕她，并视她为“不洁之人”。如果受害者怀疑自己怀孕，得假装需要验血来确认怀孕，并自行服药来终止妊娠。堕胎在利比亚是刑事犯罪，除非是为了保护母亲的生命。在另一起案件中，一名苏丹的寻求庇护者在公立医院分娩后被捕。尽管受害者声称孩子是因遭受强奸怀上的，但她仍被指控发生婚外性关系，而这种行为在利比亚被定为犯罪。

## H. 儿童

87. 调查团以前曾报告过利比亚境内侵害儿童的行为。例如，调查团在提交人权理事会的第一份报告中确定，有合理理由认为，从 2019 年底开始，有 15 至 18 岁的叙利亚儿童被招募加入武装团体。在这方面，调查团还报告说，利比亚可能没能遵守《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和《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规定的义务。<sup>34</sup>

88. 此后，调查团收到资料称，叙利亚儿童仍被招募加入武装团体，而且利比亚缺乏公民身份和法律地位未定的少数群体儿童有被卷入战斗的风险。调查团还继续收到报告称，儿童与其父母或非亲属关系的被拘留者一起被任意拘留，以及儿童在武装冲突和敌对行动中因未爆弹药等受到伤害。虽然调查团无法独立证实和调查此类报告，但调查团强调需要进一步调查侵犯儿童及其权利的行为。

## I. 境内流离失所者

89. 调查团欢迎制定了一项国家持久解决战略，并批准资金，以支持重建在冲突中遭到破坏的几个地区，并为相关人员的财产损失提供赔偿。调查团注意到，尽管采取了这些令人鼓舞的步骤，但没有为重建目的拨付资金，而且总体而言，为人们自愿和有尊严地回返创造必要条件的努力有限。房屋和行政建筑受损，以及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有限，仍然是他们回返的主要障碍。2019 年 2 月至 8 月间逃

<sup>31</sup> 见 [A/HRC/47/26/Add.1](#)。

<sup>32</sup> 《刑法》，第 407 条。

<sup>33</sup> 同上，第 424 条。

<sup>34</sup> [A/HRC/48/83](#)，第 67 段。

离的许多穆尔祖克居民仍然流离失所，只有在进行大量投资以恢复行政建筑和住房并为其生计提供服务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回返。同样，2011年约有4万人大规模流离失所的 Tawurgha 仍然基本上无法居住，尽管2018年为此签署了一项协议，但很少有流离失所者回返。据报告，许多地区存在未爆弹药，对那些愿意回返的人构成安全威胁。

90. 最大的境内流离失所者群体来自班加西，2014年至2017年，在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与 Da'esh 等多个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的暴力期间，数十万人流离失所。虽然许多人已经回返，但调查团了解到，一些境内流离失所者仍然无法返回他们在班加西和代尔那的原籍地，因为他们面临受到民兵迫害或报复的风险。

91. 大多数境内流离失所者在班加西、米苏拉塔和的黎波里等主要城市中心找到了安全的落脚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许多人在这些地方已经融入当地社会，可能不愿意回返。境内流离失所者应获得与收容社区同样的服务和谋生机会。虽然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调查团收到的报告称，境内流离失所者受到歧视，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利。此外，为妇女和女童提供的有性别针对性的服务很少。调查团还收到关于在 Sidi al-Sayeh、Dawa Eslameya 和 Bani Walid 等地发生驱逐案件的报告。

92. 包括过渡期正义在内的民族和解是解决利比亚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的一个条件。调查团没有收到任何资料表明，当局向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了针对流离失所有关侵权行为的有效补救措施，包括诉诸司法和对所受到伤害的赔偿，也没有收到任何资料表明，当局采取了必要步骤以确保侵权行为实施者被追究责任。

93. 利比亚必须批准其已签署的2019年《非洲联盟保护和援助非洲境内流离失所者公约》，以期在规范框架的基础上，为保护和解决境内流离失所者的状况提供有效措施。

## J. 对法律专业人员的袭击和对法治的挑战

94. 调查团调查了对法律专业人员发起袭击的案件，并查明了利比亚法治面临的挑战。虽然利比亚司法部门相对团结，但调查团发现有合理理由认为，有人实施了破坏司法独立和削弱法治的行为。如果受害者要能在国内寻求和接受补救和追责，一个独立、公正、称职和有效的司法系统不可或缺。

95. 调查团记录了据称任意拘留、强迫失踪和(企图)杀害几名法官和检察官的案件。调查团还记录了被拘留者被剥夺接触律师机会的案件，并收到报告称，法官被替换以操纵结果，判决被调整以服务于某些利益，以及一些案件由于部落关系而未提交审判。在班加西、的黎波里、苏尔特和塞卜哈都有法律专业人员遭到袭击的报告。

96. 例如，调查团记录了黎波里一名律师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其中大部分是针对政府的诉讼，要求就政府雇佣民兵所犯的罪行，对受害者提供赔偿。这名律师还公开反对民兵招募儿童。他于2019年4月在黎波里街头被绑架，随后遭到拘留和审讯。犯事者同意释放他，条件是他不提起诉讼，并且不公开谈论招募儿童的问题。受害者在一天后被释放。很快他离开了利比亚，再也没有回来。

97. 在2021年的另一起典型案件中，班加西的一名女律师在 Ajdabiya 法院附近的街上被绑架，在不人道的条件下被任意拘留，并遭到国内安全局强迫失踪两

天，然后被铐上手铐并蒙上眼睛扔在街上。2022年8月，另一名律师在黎波里法庭内当着法官的面遭到 Radaa 分子的毒打，随后被绑架并被 Radaa 关押在 Mitiga 监狱约 8 个小时，最后在外部的压力下被释放。

98. 调查团发现，没有为证人和受害者制定保护措施在国内立法。也没有一支利比亚安全或军事部队能够按照国际惯例为法院、检察院和司法机构提供安全保护。事实上，司法警察行动室是司法警察的一部分，其任务是提供司法安全，而行动室却与对司法人员的袭击有牵连。

99. 通过国内渠道寻求正义的受害者遇到了相当大的障碍。例如，有些人在逃到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控制之外的领土后，试图向黎波里公诉机关提起诉讼，他们报告说，检控官告诉他们，他们没有调查 Tariq Bin Ziyad 旅被控罪行的管辖权。还有报告称，2011 年至 2019 年间，Fazzan 没有审理任何刑事案件，警察局到下午两点就关门。

#### 对平民的军事审判

100. 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一直在其控制的地区运作一个平行的军事司法系统。众议院自 2014 年以来与阿拉伯利比亚武装部队结盟，于 2016 年颁布了一项法律，将军事司法机构的属人管辖权和属事管辖权扩大到平民民兵成员和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平民。军事法庭对平民进行审判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包括《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因为它们往往不符合公平审判权对司法独立、公正和权限的要求。

## 四. 建议

101. 调查团以前的所有建议仍然适用，必须实施。

102. 调查团呼吁利比亚当局：

(a) 根据正当程序保障和合法性原则，调查和起诉据称对违反和践踏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以及国内刑法负有责任的个人。为此，应排除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和 international 罪行的大赦，并为法官、律师和检察官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

(b) 遵守 2022 年向人权理事会作出的承诺，将调查团的调查结果和建议作为利比亚今后在普遍定期审议和人权条约机构下向理事会提交报告的基线；

(c) 采取有效的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和康复措施，按照国际标准和惯例建立统一的武装和安全部队；

(d) 重组国家安全部门，并将其置于一个按照国际法标准运作的独立的民间监督机制之下；

(e) 停止对平民的所有军事审判，停止执行军事法庭对平民作出的判决；

(f) 停止将移民在利比亚的非正规入境和居留定为刑事犯罪，并立即释放被任意拘留的移民，包括修正 2010 年关于打击非正规移民的第 19 号法律。在有正当理由拘留移民的情况下，确保男女分开，并在人道和有尊严的条件下关押；

(g) 拆除秘密监狱，立即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留的人；

(h) 与联合国人权系统充分合作，落实所有联合国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提出的建议，并应要求为他们不受阻碍和安全地进入利比亚各地和拘留场所提供便利；

(i) 与国际刑事法院充分合作，并为不受阻碍和安全地诉诸国际刑事法院提供便利；

(j) 确保享有基本权利，包括自由和安全地交流各种意见和信息；

(k) 保护和促进妇女、少数群体、不同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者、民间社会活动人士、记者和人权维护者的权利，并鼓励他们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

(l) 对利比亚《刑法》和《出版法》的条款进行必要的修正，使其符合国际人权法；

(m) 对《反网络犯罪法》、《公民结社法》、《媒体条例》(包括第811(2022)号决定)和《出版法》进行必要的修正，使其符合国际人权法；

(n) 补救和废除对利比亚国内和国际民间社会组织施加的不当限制；

(o) 加大努力，组织自由、公正和透明的选举；

(p) 采取补救行动，实现受害者了解真相、伸张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为此：

(i) 制定和通过一项全面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反映国际人权法和标准，并处理调查团和国际人权机构的所有调查结果和建议；

(ii) 颁布立法并建立制度，保护受害者和证人免遭报复；

(iii) 为利比亚过渡期正义和追责制定一个全面、包容、以受害者为中心的详细路线图；

(iv) 修正《刑事诉讼法》第417条，允许即使在没有刑事定罪的情况下也可进行民事诉讼；

(q)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包括采取适当措施，改变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将妇女边缘化的做法；

(r) 确保全面立法保护、预防和惩罚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使强奸的法律定义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标准，并废除减轻或免除强奸行为人责任的条款，如利比亚《刑法》第424条；

(s) 确保国内流离失所者能够就他们寻求的持久解决办法的类型，包括返回原籍地，作出自愿和知情的决定，并保证国内流离失所者在流离失所地区不受任何歧视地享有他们的权利和应享待遇；

(t) 确保清除所有未爆弹药；

(u) 继续寻找失踪和剩余的乱葬坑，包括利用调查团在塔尔胡纳的调查结果，并为此采取步骤批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v) 采取步骤，实施国家持久解决战略和解决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的其他相关框架，包括划拨必要的资金，投资于境内流离失所者原籍地区的重建。

103. 调查团呼吁联合国、国际社会成员和第三国：

(a) 敦促人权理事会建立一个独立的国际调查机制，并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建立一个独特和自主的机制，长期负责监测和报告利比亚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以支持利比亚的和解努力，并协助利比亚当局实现过渡期正义和追责。在这方面，调查团呼吁联合国、国际社会和第三国向这些机制提供必要的资源，使其能够高效和有效地执行任务；

(b) 在支持利比亚当局时，特别是在利比亚国家安全部门方面，实行严格的人权尽职政策；

(c)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542(2020)号决议，增加对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的资源和其他支持，以促进和保护人权；

(d) 通过提供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等方式，协助利比亚制定和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e) 对在利比亚犯下的国际罪行，包括对雇佣军和外国战斗人员行使普遍管辖权；

(f) 配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对利比亚局势的调查，包括交出已对其发出逮捕令的个人；

(g) 遵守习惯国际法的不驱回原则，停止对参与危害人类罪和严重侵犯移民人权行为的利比亚行为体，如打击非法移民局、稳定支持机构和利比亚海岸警卫队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支持；

(h) 根据国际法和《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管理移民事宜。